



革命斗争回忆录

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

龙飞虎著

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

龙飞虎 著

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

1959.9.北京

跟隨周副主席十一年

龙飞虎著

*

解放軍文艺社出版

北京旗壇寺一號

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4號

解放軍報印刷廠印刷

北京阜外馬尾溝九號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*

開本737×1092 1/32 印張1 1/4 插圖3 字數34,000字

1959年9月第一版

195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0,000 定價（3）0.22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革命斗争回忆录。作者龙飞虎少将，从1936年起就跟随周恩来副主席，一直工作了十多年。他通过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事变、长沙大火、毛主席在重庆、1946年政协会议、较场口血案等事件，概括而有力地阐明了我党团结抗战的政策；并且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周副主席深入蒋管区，奔走斡旋，艰苦工作，以及他简朴的生活与和蔼可亲的高尚风格。

同时，在这篇回忆录里，作者还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，反共反人民的卑鄙无耻、阴险毒辣的面目。全文文字干净朴素、生动。

插 圖：婁溥儀

封面設計：郭西民

目 录

西安之行.....	1
長沙大火.....	8
曾家岩.....	15
新华日报的斗争.....	21
毛主席在重庆.....	24
李少石同志遇难.....	31
政协会议.....	34
較場口血案.....	38
烏云密布.....	43
南京，我們一定要回来的.....	50

西 安 之 行

1936年12月12日，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扣住了蔣介石，爆發了“雙十二”事變。那時，我在紅軍大學二科學習，聽到這件事情，非常高興。提起蔣介石，我們真恨之入骨。他“剿共”剿了上十年，殺害了我們很多同志，這下給捉住了，真是大快人心！

12月14日上午，我們正在上課，校部突然要我和邱南章、龍家貴、楊家堡四個人馬上到校部去。

中午趕到了校部。副教育長劉亞樓同志聽說我們來了，親自趕到室外來迎接。我們一放下背包，就問他要派我們到什麼地方去？去幹什麼？他沒有直接答復，只是叫我們先到軍服工廠量衣服。當天，我們每個人都做了一身灰色的國民黨式的棉軍裝。晚上，劉亞樓同志請我們吃飯。吃飯時，他把我們每個人都看了一下，然後笑着說：“小鬼，你們有福氣，要坐上飛機啦！”我們听了都高興得跳起來，想問個究竟。他却說：“具體任務，到李克農同志那兒去問。”

我們四個人興沖沖地跑到李克農同志那里，他熱情地招呼我們坐下，然後說：“周副主席要去西安，派你們去當衛士，願意嗎？”我們一听是保衛周副主席，打心裏高興，哪有

不願意的呢？李克农同志笑了笑，又說：“你們都是在紅旗下飄大的，又是保衛幹部，黨信任你們，才把保衛副主席的任務交給你們。”接着他教了我們一套有關國民黨軍隊的禮節和待人接物的辦法。最後他說：“任務艱巨啊，小鬼！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一早出發。”我們向他敬了禮，連蹦帶跳地跑了出來。

回到宿營地，已經很遲了，可是四個人都睡不着覺，躺在炕上望着窑頂，一想到要去保衛周副主席，恨不得馬上就到副主席身邊。這一夜的時間顯得特別長，老不見天亮，我不時啐口痰，怨起老天來。

15日清晨，天剛剛亮，我們一翻身就跳下炕來，飛快地去找周副主席。一跨出門，啊！好大的雪，黃土高原變成了白銀世界，大雪紛飛，西北風象刀子一樣割人。天氣雖然冷得滴水成冰，但是我們感到心里非常暖和，一点也不冷。冒着風雪，跑啊，跳啊，終於見到了周副主席。他也穿着一身灰色的棉軍裝，蓄着又長又黑的大胡子，兩只眼睛炯炯發光。我剛見到他時，確實有些畏縮，不敢和他多說話。過了一會兒我們就出發了，二十幾個人騎上從騎兵團挑選來的二十幾匹蒙古馬，每個警衛員都佩帶一支二十响手槍，雄赳赳地顯得很威武。冒着大風，踏着白雪，我們向延安進發，要到延安轉乘飛機去西安。副主席騎的是一匹枣紅色的大馬，他在馬上不時地側轉頭察看路兩邊，又和靠近他的同志談話。一直走到天黑，才在安塞附近的一個莊子裡住下來。這個莊子只有十八戶人家和一些破窑洞。晚上我們就擠在

两个窑洞里睡觉，副主席也和我們挤在一起。他一直忙着招呼別人睡觉，我們向他說：“你騎了一天馬，先去休息休息吧！”他不肯，非要別人睡了他再睡。这天晚上，副主席知道我們是由紅軍大学調来的，就問起学校里的情况来，我們一一的告訴了他。他滿意地点点头，接着又問我們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？什么是資產階級？我說知道一些，就講給他听。他听了后鼓励我說：“好嘛！以后还要努力學習。”我們点了点头，感到特別亲切。早上那种畏懼心理一下子都消逝了。

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駐地。这一天天气特別冷，北風呼呼，砭人肌骨，周副主席身上只加了一件棉大衣，我們都担心他吃不消；然而他一路上有說有笑，好象不感到冷。下午，我們赶到了延安。这时延安城还被国民党土頑軍队占着，国民党的“县太爷”黃仁坤听說我們来了，慌里慌张地命令他的保安队，不准我們进城。我們只好繞到南家坪，又找了两个破窑洞住下来。

天蒙蒙亮，我們又上路了，因为国民党不讓进城，只好从枣园插到杜甫川，走另外一条道到飞机場去。这是一条小道，又窄又滑，很少有人走，騎馬就更难通行，大家只好下馬步行。我們怕副主席滑倒，走到他身边想攙着他走，副主席一看，笑了起来，并說：“嗨！你們真把我当成老人了，我可不比你們这些小青年差勁，不信来比比看！”說着，他就在陡滑的山道上輕捷地走起来。

走到七里鋪，隱隱約約地傳来了飞机声，我們就停下脚步側着耳朵倾听，声音漸漸大，果然飞机来了，不一会，就在

延安城上空盘旋起来。为了赶乘飞机，周副主席就拿出一張名片，叫徐參謀到延安城里去見国民党的县长，讓我們进城抄近路去飞机场。

延安城里的国民党县长是个老土頑，徐參謀說 烂了舌头，他还是不讓我們进城；徐參謀臉气得煞白地跑了回来。我們只好从城外轉到延安东門，傍着蜿蜒的延河往飞机场走去。

剛剛进入飞机场，張学良派来接我們去西安的一架波音机正好停下来。这是張学良的專机，坐不下20多个人，有些同志被留下了，我和楊家堡同志就挤在行李艙里。下午一点鐘，飞机从延安起飞了。当时正下着大雪，鵝毛似的雪花漫天飞舞，天上地下白茫茫的一片。

大約一个小时之后，飞机在西安南門机场降落了，張学良派了人来迎接我們。我們下飞机后就坐上汽車进城，这时天已經昏暗下来，沿街の商店大部分关了門，路上行人很少，到处都是荷槍的士兵，空气很緊張，好像大战临头似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当时的确是大战临头了，亲日分子何应欽指揮两路大軍向西安夹击，并企圖派空軍轟炸西安，妄想用武力压下人民的抗日要求。

当时西安城里相当混乱，为了不惊动人，进城后我們先在东門一个名叫王鉄匠的家里休息。因为快要同張学良等会見了，有位同志对副主席說：“請把胡子修一下吧。”副主席不仅接受他的意見，还接着說：“干脆剃了吧！”当时紅軍生活非常艰苦，連刮胡刀都沒有，王鉄匠家里也沒有剃刀，

副主席說：“弄把剪刀就行了。”于是找来了一把大剪刀，副主席就对着鏡子剪起来，剩下的胡楂長短不齐，可副主席倒挺滿意。后来，張学良见到了周副主席，第一句話就問：“你的胡子呢？”副主席說：“剪掉了。”張学良还惋惜地說：“唉，这么長的胡子剪掉多可惜！”

在王鉄匠家里休息了一会，我們便搬进張学良公館。張公館是三幢三層樓，張学良住在中樓，周副主席和我們住在东樓，蔣介石就关在前面的高桂滋的公館里。当晚張学良和楊虎城就設宴招待我們，是中餐西吃，張、楊两位將軍亲自為我們分菜。

周副主席到西安后就忙碌起来，每天出去很早，回来很晚。那几天，西安的形势也确实緊張，东北軍和西北軍的官兵气憤填膺，一致要求把蔣介石杀掉；南京亲日分子指揮的“討伐”大軍逼近潼关，战争一触即發。周副主席整天不是和楊虎城、張学良談話，就是和蔣介石談話，还和东北軍、西北軍的軍官談話。我那时对西安錯綜复杂的局势虽然知道一些，但是不很理解，副主席有时就給我們講，并且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詳細地講給我們听。現在回忆起来，更深深体会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，眼光远大。当时要是把蔣介石杀了，不仅不能解决一致抗日問題，反而会引起国内的混战，日寇就会乘机并吞中国。

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張，由于周副主席的斡旋奔走，西安事变終于和平解决了。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蔣介石被釋放了，当天上午乘着一架銀色的双引擎飞机离开了西安。

此后，周副主席还住在西安，到第二年的三月初，才和博古等同志一起回到延安。

在周副主席乘张学良飞机飞西安的当天，延安城就被红军解放了。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都迁来，这里成为中国的民主圣地。周副主席回到延安后，仍继续为祖国的生存而奔走，经常来往于西安、南京等地。

延安南边约六十里的地方，有座劳山，是黄龙山脉的一个分支。劳山虽不怎么高，但满山都是原始森林，阴郁郁郁的。在这座山上盘踞着一股国民党的政治土匪，有三百多人，这股土匪经常袭击解放区和红军，抢劫财物，残杀百姓。

1937年5、6月间，周副主席从延安到西安去，和国民党谈判改编红军问题。那时红军没有小汽车，只有几辆旧的大卡车，副主席就乘大卡车去西安。那天，他坐在驾驶室里，车斗里坐着两个警卫班。早上，车子从延安出发了。谁知道这一行动给劳山的国民党政治土匪知道了，他们就设下毒计，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山谷里伏击副主席。

这天大风卷起漫天黄沙，遮住了太阳，卡车沿着山路，费力地向上爬，缓缓地穿过阴暗的原始森林，进入谷地，再向上爬。正走在两个坡之间的一段平路上，突然遭到国民党政治土匪的袭击。敌人凭着周围山头的工事，以密集的火力交叉射击卡车；一开火，司机的腿就被打断了，汽车靠着路旁停下来。车上的战士马上向敌人还击，虽然敌众我寡，战士们仍然英勇抵抗。这时，副主席疾速地拉开车门，跳出驾驶室，在同志们的保护下，沿着一条小山沟徒步走了几里山

道，到了三十里鋪。駐在三十里鋪的紅軍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一口气跑到劳山；但赶到那里时，敌人已逃跑了。

在这国民党預先安排的阴谋事件里，我們有几个同志牺牲了，跟随副主席多年的陈有才參謀就是其中之一。据战士說，陈參謀負重伤后，被敌人捉住了。敌人在他身上搜到了副主席的名片，以为他就是周副主席，便审問起来。陈參謀不仅不回答他們，而且憤怒地斥責他們的不明大义和卑鄙无耻。敌人老羞成怒，就用刺刀把他刺死了。

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无耻，从这里充分地暴露出来了。正当我們共产党和周副主席为祖国的生存和統一，为了共同抵抗民族敌人的侵略而奔波的时候，他們却使用了毒辣手段，制造了血腥的謀杀案件。同时，这也充分看出蔣介石忘恩負义的流氓嘴臉。我們共产党在“西安事变”中不記旧恨，千方百計地劝說張学良把他放了，讓他活着回到南京；而蔣介石却反过来要置周副主席于死地。这是多么阴險、毒辣和卑鄙啊！

長沙大火

日本鬼子侵占了华北和华东的大塊土地后，又窺視武漢。當時國民黨故作姿態，演了一場“保衛大武漢”的喜劇。可是好戲不長，沒有多久，就從武漢夾起尾巴溜走了。一場喜劇變成了丑劇。

日本鬼子占了武漢，又沿着粵漢鐵路進攻岳陽，企圖渡過汨羅江，進逼長沙。

長沙有我們十八集團軍駐湘辦事處，地點在壽星街。周副主席從武漢撤退路過長沙時，就住在这里。辦事處是二層樓房，副主席住在樓上，因為他整天里忙工作，所以樓上的電燈總是徹夜亮着的。我們幾次向周副主席提意見，請他注意身體，早些休息，他每次都答應得很好，可是到半夜去看時，樓上的電燈還是亮着。

1938年10月，日本鬼子向洞庭湖進逼。國民黨大小官員紛紛向四川、廣西等地逃竄，可是周副主席、葉劍英同志和隨員們還留在長沙，處理許多重要公務。在那危急、混亂的時刻，全國人民都注視着共產黨人的一舉一動，周副主席未走，老百姓的心里也就穩定。因此，在國民黨的每一次撤退中，副主席總是走在最後面。太原撤退是這樣，武漢撤退

时也是这样。

10月13日，長沙城里更混乱了，謠言紛傳，人心惶惶。当天，副主席曾叫邱南章同志打电话給国民党当局，詢問有关洞庭湖的战况，国民党当局答复說：“敌人还在洞庭湖，一切平安。”周副主席就放心了，繼續伏案办公。

夜幕徐徐挂下，長沙城也漸漸睡着了，一切都很平靜。到了半夜，突然人声沸騰起来，凄厉的哭叫声和恐怖の嘶喊声混成一片。办事处的同志一个个被惊醒，跳下床就往外跑；跑到屋外一看，啊！到处都是濃烟烈火，天空給映得通紅通紅。邱南章他們以为是日本鬼子飞机来轟炸了，可是沒有听到飞机的声音；又以为日本鬼子攻进了長沙，可是沒有听到炮声和槍声。于是跑到大門口去看，只見滿街都是惊慌逃跑的人，男的女的，扶老携幼，拖兒帶女，恐怖地哭着、叫着、拥挤着，跌跌撞撞，到处乱窜。有些人手上拿的东西失掉了，也沒有發觉，只顧逃命。有些人跟踉倒在地，人流随着踐踏过去。眼前这一片凄慘的景象把他們怔住了，鬧不清是怎么回事，就喊住了一位中年人，要問个究竟。这人一看他們还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，便惊奇地說：“軍隊放火燒城了，你們还不快跑，在这里等死！”他們一听是国民党放火燒城，飞快地跑回屋子里，把文件收拾起来。这时有个国民党士兵，手里拿着引火的汽油和馬灯，走到办事处大門口，一声不响地就把房子燃着了。邱南章等同志上前阻止，他們瞪着两只狗眼大着嗓子說：“你們管不着，这是上头的命令！”說着，就在屋檐下放起火来。这

时，邱南章同志便急忙跑去报告副主席，一看副主席住的房間里还是灯火通亮，副主席和叶劍英同志仍安靜地坐在案首，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。他心里急得不得了，拉住周副主席，急促地說：“快！快走！”副主席一看邱南章那副緊張的样子，弄不清發生了什么事，还以为又是日本鬼子打来了，他平緩地說：“日本人还远得很嘛！”这时，火已經蔓延到院子里来了，邱南章就領着副主席、叶劍英同志和随行人員向大門走去，但是，大門口已被猛烈的火焰封住了，于是他就領着周副主席等从屋側的火里冲了出来。走到街上回头一看，大火已經把二楼吞沒了。

到了街上，邱南章去找副主席的小汽車，連影子也沒有找到。原来司机看到滿城火起，怕車子开不出去，就把汽車先开出長沙城了。汽車沒有找到，他們只好徒步走起来。街上到处是火，不能通行，就向湘江边走去。走到江边，只見黑黢黢的一片，江岸上、沙滩上拥挤着成千成万的老百姓，到处是啼哭和叫喊声。为了讓老百姓走干的沙滩，周副主席等就在湿的沙滩步行，一步一陷地向城外走去。走到城外，副主席又回过头来，眺望城里，只見長沙城上升起数不清的火头，火更大更猛了。出了城，邱南章的心情稍安定了，就把国民党下令焚燒長沙的事情向副主席講了。副主席一向是非常开朗愉快、心胸广闊的，这次却非常憤慨，他又轉过身去，長久地凝視着燃燒中的長沙，脸上流露出怒不可遏的神情。

国民党焚燒長沙是挂着“敌寇将至，焦土抗战”的招牌，

但是日本鬼子还在洞庭湖一带，离长沙远得很。火烧长沙前，国民党要人都已先后离开长沙，不是去重庆，便是去衡阳，就是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等没有走。国民党军队半夜三更满城放火，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；周副主席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，按理应该通知撤退，政治部部长陈诚就在城郊，可是他也沒有给一点信息。国民党当局的用心是何等毒辣啊！

国民党放的这把火烧了三天三夜，一座美丽宏伟的长沙城烧掉了十分之九，成了破烂不堪的废墟，更不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和伤兵葬身火窟。这件事情震动了全国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，纷纷要求严办纵火罪魁。国民党害怕人民追究下去，把阴谋完全暴露，蒋介石就找了三个替死鬼，把当时长沙警备司令酆悌、警备二团团长徐昆、公安局局长文重孚枪毙了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一手蔽日了。

周副主席走过长长的湘江沙滩，转到长衡公路上，司机已在公路边等待了，他们就坐上汽车向衡阳开去。这时天已经亮了。

第二天下午到了湘潭，在下司驛等待过渡。渡河的人啊，马啊，车啊，多得不得了，汽车一部接一部，象一条无尾的长龙，一时渡不过去，就在渡口等待。

国民党火烧长沙的时候，我因公到沅陵，听到这件事情，心里很急，担心副主席遭到反动派的暗算，连夜搭车赶回长沙，走了两天两夜，第三天上午四点钟左右到了湘潭，遇到办事处的同志，知道周副主席已到湘潭，我才放心。赶

到下司驛，副主席正准备到衡山去，一見我来了，就問我什么时候赶到的，我說走了两天两夜，剛才到。他一听我沒有睡覺，就連忙把我帶到附近一間房子里，將睡在床上的吳堅同志叫起来，要我躺下休息，并且說：“我今天到衡山去，你先睡一覺，明天赶到衡阳。”

周副主席渡过河，發現办事处还有一部分人和物資未过来，他就在渡口停下来，等待人員和物資，办理善后事宜。副主席对同志和人民的財富是極為关心、負責的，在那种危急情况下，他总要等同志們和所有的物資走完了，他才动身。

由渡口到村子里去的一条路很小，汽車开不进去，只好停在公路旁。次日拂曉准备走了，到公路上一看，汽車不見了。大家很着急，就分散去找，当时天还不大亮，过往的人多又杂，查不出是誰偷的。这时副主席發現我也在找汽車，他就說：“你怎么也起来了，快回去睡覺，汽車丢不掉的。”找了好久，終未找到，司机气得直跺脚，副主席安慰他：“不要急，車子不会丢的。”副主席早已料到，这是国民党特务搞的鬼，故意把汽車开跑了。

汽車沒有找到，副主席只好乘办事处的救护车到衡山去。一路上都是从前綫敗退下来的国民党軍隊，三五一群，灰溜溜地走着，一支槍象千斤重担似的，把背都压弯了。这些潰不成軍的軍隊，从長沙一直拉到衡阳。

以后，我們到了衡阳，找到了周副主席的小汽車，原来是白崇禧的部队（輜重团）在南岳偷着用大卡車拖到衡阳